



位于西安南城墙的勿幕门

勿幕门民间又称小南门,位于西安南城墙含光门与朱雀门之间,是民国时期开辟的城门。勿幕门为单门洞,门内为四府街。上年纪的西安人大多能说出,“勿幕门”是国民政府为纪念革命英烈井勿幕而命名的。这位被孙中山先生誉为“西北革命巨柱”的翩翩少年,年仅三十岁便以身殉国。“四府街”曾在民国期间更名为“井上将街”,门街共通,以垂永久。

时光如梭,转瞬百年。适逢井勿幕(1888年2月12日至1918年11月21日)诞辰一百三十周年、逝世一百周年,揭开这一沉寂往事,回望大革命年代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赤胆忠诚、为国捐躯的传奇人生轨迹,是为纪念。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,影像中的井勿幕,英气逼人,略带几分羞涩。其遗世不多的书法作品,也都笔墨老道,潇洒雄浑,让人且羨且叹。一个多世纪前,这位十五岁投身革命的少年,置身于那个山河破碎,风雨飘摇的国度,虽雄才大略,却宏图未展。在其逝世百年后,正如他所愿——他的乡梓、家国尽换天地和人间。

17岁追随孙中山露锋芒

井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,“源自炎帝,望出扶风”。井勿幕1888年(光绪十四年)出生于陕西蒲城广阳井家原村的一个没落望族。少年勿幕文字书法,若出天成,任侠好剑,精拳术射击,为寻求救国真理冒险东渡扶桑,成为日本当时最早的陕西自费留学生。国难家愁是对少年勿幕的人生考验,入川出洋又令他来到明治维新以后民主思想更为活跃的日本,开启了他投身民主革命之路。十七岁面见井追随

■往事

打开我的“收藏册”,里面除了面值、规格不一的邮票和数量很少的书笺外,最扎眼的收藏品恐怕要数那几十张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”了,我之所以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炙手可热的“粮票”,是因为这些“粮票”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,也包含父母“望子成龙”的诸多故事。从小小“粮票”由兴到废,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万千变化。

我与“粮票”结缘,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,但对“粮票”的印象大概始于童年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,物质极为匮乏,从我懂事起,大人们聚堆聊天时,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,那时买自行车凭票,穿衣凭布票和棉票,吃饭凭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蛋票乃至白糖票。到了七十年代初,毛泽东发出号召: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,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,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,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,绝大部分“有价”票证“完成其历史使命”,退出了人们的生活。然而,“粮票”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“宠儿”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“吃香”了很多年。别小看这张不长不过寸、宽不到一寸的“有价票证”,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,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,其中也包含着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。

回想当年,“粮票”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“免费餐券”,它是持有“粮食供应证”(俗称“粮本”)的城镇人口才有的“特权”,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%的农村人则是无缘得到的。城镇人口拿到“粮本”有两种选择,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,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“粮票”拿到国营餐馆就餐。“粮票”分“全国通用粮票”和“地方粮票”,拿着“全国通用粮票”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,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“国营餐馆”吃到米面食品。

我出生在农村,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“粮本”。在我的少年时代,大人们虽然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,但是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,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“公家粮”的亲戚,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,吃上“公家粮”,端上“公家碗”。这一天终于等来了,在我读高中的时候,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,让全家人

孙中山先生,当年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,习制炸弹,并担任文字宣传工作,被孙中山呼为“后起之英”,黄克强(黄兴)引为“指臂之柱”。清末列强瓜分中国,秦地秦民之困苦已极,井勿幕每言及之,奋然曰:“大丈夫生当斯世,宜效死于疆场,为民族存正气。为祖先留生气,为民族续命脉。安肯怙心侃侃,忍辱事仇,俯首异族统治之下哉。”井勿幕在东京作《舞剑》词,抒发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决心:“英雄不学时势装,匹马单刀论短长。拔剑斩蛟比沧海,看他寇盗与侯王。”

1905年末,井勿幕主动请缨回陕西组织同盟会基层组织。见孙中山稍有疑虑,他慷慨陈词:“我虽年少,但我胞兄井岳秀在陕西结识各界人士颇多,有他协助,定不负先生重托。”当时孙中山急欲打开西北革命局面,被其坚定态度所打动,遂委任井勿幕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。井勿幕携带孙中山亲笔信回陕开辟工作。回陕后,十八岁的井勿幕遂发展年长九岁的胞兄井岳秀加入同盟会,并在胞兄协助下奔走于渭北,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,秘密活动数月间,发展了同盟会会员李仲特、焦子静等三十余人,经他介绍入会的大多成为同盟会在陕的中坚骨干。

1906年井勿幕二次赴日,在东京上野日比谷公园参与彻夜商谈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事项。是年秋,在井勿幕主持下,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。同年九月,井勿幕与赴日考察、准备创办《神州日报》的陕西同乡于右任会面,二人一见如故。于右任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井勿幕等奔走联络,为《神州日报》筹集到三万多元股金,于右任返沪办报。井、于革命友谊自此缔结。另据《大公报》总编辑张季鸾在一九三四年《回乡记》一文中回忆称:“留日同学勿幕,亲如兄弟,他是辛亥革命的陕西领袖。”由此可见,青年井勿幕在当时陕籍留日革命学生中已有很高威望,青年统帅才干初露锋芒。

“南呼北应”成同盟会共识

1908年井勿幕再次从日本回陕后,奔走三秦大地,足迹遍布黄河两岸、长江南北,筹划秦晋川鲁豫五省联盟,参与组织策划了安

庆、镇南关和河口起义等。这些起义终因革命党人势单力薄而以失败告终。他几经磨难反思:“革命不联合军事力量,单靠鼓吹宣传,终无成功之理。”井勿幕还痛感:“东南同志多年举事不成,非谋划不周,以东南地势交通便利,易于披露,欲改变方针,从西北着手。”因此起事战略大计必须调整。于是提出“南呼北应”的战略构想。这一战略继而得到孙中山认可,成为同盟会共识,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不断完善,演变成“南呼北应、中路突破”,奠定了辛亥革命思想战略胜利之基。当时井勿幕末及弱冠,因“相貌俊秀,英爽逼人,颇娴军略,有周郎外号”。

1908年,井勿幕在《复声》上以“侠魔”为笔名发表的《二十世纪之新思潮》和《兴办西北实业要论》两篇文章,从政治革命和经济建

国两方面,全面地诠释了自己的民主革命纲领,呼吁社会公理,追求自由、平等,这也是井勿幕民主革命思想的精髓。在《二十世纪之新思潮》一文中,井勿幕认为必须解放思想,吸纳先进思潮,“作吾人思想之标帜”。他疾呼:“专制制度之思想,早已一落千丈,过去之时代也,即自由制度亦成晚照斜阳,行将就没;而黑云蔽空,冲滔天之大浪而来者,即此社会主义之新思潮也。”他强调:不能照搬外国模式,而应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。在“社会主义与人类阶级问题”一节中,井勿幕首先申明:“共和国以自由为天赋人权,故爱自由若生命,然不平等,则无自由,贵族者平等之敌也。”他首次提出了以倡行“平民主义”,通过消灭“贵族”,逐步达到最终消灭阶级目标的设想。

在《兴办西北实业要论》一文中,井勿幕主张实行社会经济主义、共同产业生活主义,以振兴民族实业。他认为:必须摒弃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,建立股份制、工场制现代企业制度,培养一大批现代企业家,以此为“振兴实业之第一关键”。他提出:必须改革现行币制,建立以纸币流通为主的现代银行体系,以此为“兴办实业上应先设施之方针”。他深知:经济建国目标的实现,“不能望其即行”,有赖于一个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政权产生,丧权辱国,欺压民众的清政府,断无此资格,只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,建立民主共和国体,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,经济建国纲

我与“粮票”的故事

兴奋不已: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“优等生”,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。但《通知书》后面附带一个“条件”,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,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“商品粮”供应关系。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,父母、姐姐、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,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,其中大部分是玉米、蚕豆、青稞、谷子(加工小米的原粮)、糜子、荞麦等五谷杂粮,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,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,父母亲非常果断,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,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。

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,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,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盆子(盛粮的隔板仓)舀了个底朝

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,那副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到达粮站后,排队过筛、过秤、入仓、开票,又等了三个多小时。出了粮站大门,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,路过县城西街口时,县城里唯有的一家“国营临济饭店”正在营业,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,走进餐馆一打听,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:“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,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,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”,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六盘美食,我馋得口水直流,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,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:“对不起,没有‘粮票’不卖饭!”。没办法,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,两个小时的路程,我们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,看着颧骨凸起、脸颊凹进、体格消瘦的父亲,听着板车木轮碾压卵石发出刺耳的“吡吡”声,我内心五味杂陈,暗自下定决心,等我拿到粮本,领到“粮票”,一定要让父亲进城时有饭吃。

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,因为一日三餐大部分缺油水,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,周末回到家中,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,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,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,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“粮票”,我吃饭总是吃个半饱,每学期拿出十几斤“粮票”交给父亲,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,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。为了细水长流,在校的两年时间里,我积攒了百余斤“粮票”,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

拿出来。1978年冬天,我应征入伍,在离家的前几天,我特地赶到县城,凭着一纸《入伍通知书》,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“甘肃省地方粮票”统统兑换成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”,方才交到父亲手里。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“粮票”兑换粮食,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时备用,岂料想,这个“万不得已”再也没有出现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,家乡很快推行土地“联产承包到户”责任制,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,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,“粮票”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,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“粮票”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

里,变成了收藏品。 □牛英

响应武昌起义促建民国

两篇雄文发表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九年、在封建主义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当时,能有这样一位弱冠之年的青年,高瞻远瞩,呼吁民主共和,倡办民族实业,描绘出一幅令人神往的壮丽画卷,实在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井勿幕在坚定民主革命路线同时,以更为坚韧的毅力、更为灵活的策略,开始统一陕西同盟会人的思想。同盟会政纲中“平均地权”就不被一些人接受;他提出的联合哥老会和刀客等会党,建立最广泛反清统一战线,最初也因分歧较大未获通过。井勿幕并未强推其主张,而是巧妙提出“土地国有”,化解了“平均地权”这一关键难题。另外,在联合会党工作中,他积极与“募亲会”首领建立私交,并把会党组织形式应用于同盟会,吸纳会党成员,逐渐消除同盟会派对会党的偏见。在联合当时势力影响最大的哥老会共同反清,联合会党,运动新军的同时,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完全由同盟会掌握的民军,在渭北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,组织培养军事骨干,秘密制作武器炸弹,驯养战马,“近结新军中哥老会党,远交渭北刀客以期举事。”

1910年7月9日,井勿幕在西安大雁塔召开同盟会人一次重要会议,到会者三十六人,歃血为盟,共图大举。翌年春,他们又复盟于大雁塔,实现了同盟会、哥老会和新军三方面力量的大联合。

虽已家道中落,家产所剩无几,井勿幕、井岳秀弟兄二人仍以私产“公正和”纸店为同盟会活动据点,捐输家产作为革命活动经费,出资甚巨,无所顾惜。1911年,时年二十三岁的井勿幕遣张奚若赴日换购军火,买军火的款项由井氏兄弟筹措。据张奚若回忆:“井勿幕把家中的字画挑出两幅,我记得其中有王石谷、郑板桥的画,刘石庵的字等珍品。”

同年10月10日,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首义第一枪。10月22日,陕西革命党率先响应武昌首义,井勿幕率领民军浴血奋战,击退清军东西两路疯狂反扑,牵制了数

万北洋军主力,有力支持了晋、豫、甘等省的起义,极大减轻了革命军在武昌前线的压力。陕西光复有力推动了北方革命风起,促进了南北议和、民国临时政府成立。共和即建,倡议裁军,井勿幕等“以书生而执兵权”者,被迫“解兵辞权”。其后继续投身“讨袁护国”和“反段护法”斗争。1918年10月,井勿幕就任靖国军总指挥。革命危急的重要关头,他总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,化险为夷,赢得了三秦将士的信赖和拥护,因此成为陕西辛亥革命公认的领袖。

遭奸人谋害兄为其复仇

1918年11月21日,井勿幕由凤翔还攻兴平,正在筹划之际,降人李栋才假造郭坚司令之函,邀往南仁村议事,井勿幕简从而往,误坠奸谋惨遭杀害。时任陕西督军于右任致电参众两院、军政府,报告井勿幕被害,痛呼:“天呵何心,坏我长城!”陕西革命党人街恨痛悼,纪念不衰。

1919年中秋,井岳秀在榆林镇蜀手刃凶手李栋才以祭胞弟,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叹道:“仇虽复,而幕弟常此终古,伤哉,痛哉。”直奉再战,井岳秀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央直轄陕西讨贼军临时总指挥。日军发动侵华,井岳秀亲电蒋介石主动请缨抵抗日寇。

抗战临近胜利之时,国民政府明令对井勿幕先生立传、褒扬,追赠井勿幕陆军上将军衔。1945年,井勿幕殉国二十七周年,陕西各界举行隆重公祭、公葬典礼,井勿幕灵柩由蒲城迁葬西安南郊少陵原清凉山,墓碑题款由蒋中正题书。陕西省政府为“缅怀丰伟之功,弥切景仰之忱”,命名西安“小南门”为“井上将门”,并改“四府街”和“琉璃庙街”为“井上将街”。一年之后,西安市政府又将“井上将门”更名为“勿幕门”。

朗朗乾坤,天理昭然。这位以“同盟始、靖国终”的时代精英,不应湮没在历史风云。以平生之实践力行“报效国家,忠于人民”,是对井勿幕一生客观公正的评价。 □孙志

■钩沉

《红楼梦》中的月白色是什么色



红也是借海棠花的颜色来表示红色,并不是用海棠花来的月白。

黄荣华特别介绍了月白。黄荣华认为,《红楼梦》里穿月白最有范儿的是妙玉。月白有大概两种说法,日历选用的是清代早期的月白,几乎接近白,里面有非常浅的一点蓝,到了清中期和清晚期,月白的颜色逐渐深了。

黄荣华介绍,染月白非常难,想染深色没关系,多花点时间、多染几遍;染月白只能几秒钟,在水里捞一下就拿出来。而且是不可控的——在水里是绿色,捞起来跟空气接触氧化以后才变成蓝色,根本无法知道染的颜色的深浅。

读者们在引人神往的色名与黄荣华的讲解中,对古人生活的五彩斑斓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曹雪芹文化中心品红课课程总监郭亚妹,作为《红楼梦》日·锦色版》的编纂者之一,也参加了分享会。她与读者详细分享了今年《红楼梦》日·锦色版》第一回就有“因空见色,由色生情,传情人色,自色悟空”之语,由具体的色名入手考查《红楼梦》,也是以小见大,以一种新颖的角度探寻《红楼梦》更深层次的意蕴和价值。

郭亚妹指出,《红楼梦》中颜色与人物的关系,也大有讲究。曹雪芹擅长隐喻手法,也擅长以色喻人。比如,玉色的织物在袭人和芳官身上都出现过,但想要体现的是两个人物的不同气质。“玉在袭人身上体现为处于主流价值观下的那种美德,在芳官身上体现的是玉的本质——玉的本质就是石,它是不流于俗的,甚至和世俗是格格不入的。” □钟新